

一  
得  
書

谢  
觉  
哉



1266/46

DE76/03

一  
得  
书

谢  
觉  
哉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得 书

谢觉哉

责任编辑：徐日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1,000 印张：7.5 印数：1—10,500

统一书号：10109·1587 定价：0.60元

## 编者的话

DZ76/03

《一得书》是谢觉哉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四至十一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组随笔，署名“煥南”。

这些随笔，短小精悍，颇类杂文；有的是在阅读书籍或文件时，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表明态度，很有见地的笔记；有的是悼念战友，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抒情文章；……从这些随笔中，可以看到谢觉哉同志马列主义的修养、关心群众疾苦的品德和工作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也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延安作风。

这些文章大多是针对工作中的问题、干部的思想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的，字里行间闪耀着思想的光华，对于我们提高思想认识、改进工作方法、增强政策观念、整顿工作作风，很有启迪作用。

《炉边闲话》是谢觉哉同志于同年三月份所写的一组随笔，共十五则，其意义与《一得书》同，因一并附录于后。

书后特附载王敬同志的《闪光的晶石》一文，以帮助读者对《一得书》的理解。

原稿在发表时因校对疏忽，错漏字甚多，标点亦多讹误，均经编者改补；无法辨认的，则以□代之；事易时移，文中某些观点与今或有不符者，编者均未改动，存其原貌。

一九八三年三月

# 一得书

---

大文章不易写，只好写点小文章。整个意见不易提出，零星意见，却是有的。也许零星意见的搜集，可以领会到整体。

《一得书》是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但有时并没一定千虑，就把它写出，所以也并不一定是“得”。

就这样写下去吧！如果有材料而又不害病的话。

---

## 目 录

把颈椎硬起来 .....	1
为什么搬？搬那里去？ .....	3
语必惊人 .....	5
客多于主 .....	8
团结 .....	9
不应该白吃饭 .....	10
大问题！ .....	12
“乡思” .....	15
新的“月旦” .....	16
菜地问题 .....	19
养马要当做马用 .....	21
一语之差 .....	23
应该“熟读”而又“深思” .....	25
“就文件讨论文件” .....	27
笔记摘要 .....	30
释八股 .....	44
农村里的“耗子” .....	46
忆叔衡同志 .....	48
征兆 .....	53

为边府墙报写 .....	55
关于写字 .....	57
关于写字(二) .....	59
认得还要解得 .....	61
介绍一个动员牲口的例 .....	63
探卖粮 .....	65
娶不起老婆 .....	68
关于减租 .....	71
寿王善人 .....	75
“珍重千万” .....	77
边区人民的生活 .....	80
拂拭与蒸煮 .....	83
论写笔记 .....	87
关于“狄青牢” .....	90
找与选 .....	93
“此心光光地” .....	96
怎样做县长 .....	100
续语 .....	112
不近人情 .....	116
敌友 .....	119
感性与理性 .....	121
复李庸先生信 .....	123
“领会”！ .....	126
读“七七”宣言 .....	128



烟毒与苛政 .....	132
寿丹生老人 .....	135
整理材料 .....	138
分(?) .....	141
集锦 .....	144
哭凌波同志 .....	150
想! .....	160
水灾善后 .....	163
支部与群众 .....	166
记一女教员同志谈话 .....	168
读宣传小册和反党八股随记 .....	172
乡级干部并不多 .....	175
复原野农同志信 .....	178
牲畜问题 .....	182
读学风文件随记 .....	186
缠讼 .....	189
诗 .....	191
〔附〕	
炉边闲话 .....	196
闪光的晶石 .....	王 敬 214

## 把颈椎硬起来

延安市府人员说，“不遵守法令的，大都是公务人员”，“市府职权低弱，党、政、军、学人员藐视市府法令”，“要求政府提高市府职权”。（见一日本报）

“提高市府职权”，完全应该；边府帮助市府提高职权，也完全应该。不过，边府从没有允许党、政、军、学人员可以藐视市府法令的规定，而边府再来一次提高市府职权的命令。纸上的东西隔具体的实现，还是相当远。

应该认定：延市超过土著居民三四倍的党政军学人员，是为建立革命秩序来的，基本上是愿遵守革命的法令，否则就不成其为革命的延安。至其中不肯遵守法令的人，是由于不懂得，没有习惯，而各部分负责同志也缺乏注意所致。

“懂得”，“养成习惯”，不是容易的。要“三令五申”，要给他些钉子碰，才能做到。

因此，市政府应该：

首先，每一法令，都要慎重考虑，顾到各方面，而且要经过一定的法定手续。要知道这些人

不是愚民，知道讲理，而我早就准备任何会讲歪道理的人来，都能用有理的话驳斥。

其次，要忍耐。每一法令，不仅张贴，且要登在报上；不仅文字解释，且要口头宣传；头一次犯的，不仅耐心指出，恕其无知，而且要告知该机关的首长，请其约束。“令”至“三”申至“五”，再还不懂，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最后是坚持。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的说情，不理。“硬起颈骨来”。做得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

从前，京城的官最难做，皇亲国戚，是不能管的。汉朝有个刚直的京兆尹，一天把皇帝姐姐的“姘头”，当街打了一顿屁股。这位公主哭诉于皇帝。皇帝召京兆尹来，京兆尹说：“我没有错，我是执行皇帝的法令。”皇帝说：“虽没有错，但你得罪了贵人，应该磕个头（道歉的意思）。”可是这位京兆尹硬起颈骨，几个人压也压不下。皇帝说：“原来这家伙有病，颈骨硬了。”——古话叫“强项”，是一种颈骨不能转侧的病。大概这位皇帝怕对不住姐姐，就这样解释。

皇帝时代，尚可“强项”，何况乎民主的延安！

## 为什么搬？搬那里去？

### 手边的材料：

“安塞二区新辟的工人市，居民有搬家的。已搬四家，十五（旧历元宵）以后，又有十五家要搬。搬的地方是甘乐区及洛河川。”——吴继同志信。

“延安搬进八百多家，搬出七百多家，还有要搬的一二百家在看风色。搬出的，极少数回原籍去了，大多数搬到别县，以为那里的负担轻。”——延安信。

“鄜县搬迁的有三四百家。”——鄜县信。

“安塞搬家的颇多，在二区每乡就有十家至廿家搬到甘泉去，因此，空地很多，有的他们自己托人代耕，有的任其荒着。……去年也有搬家的，但没有今年多。

据历次调查的结果，搬家主要原因，是逃避负担和怕小孩子念书。只有小部分是没吃的，找有‘颗子’的地方去。大部分搬家的是相当富有者。安塞四区白家坪村长说：‘这个村子十九家人，去年有十二根牛，今年春耕只有五根半牛；去年三个雇工，今年没有。’

今年的地，要比去年少种三分之一，少的牛随着主家搬走了，也有卖掉的。”——王幸之同志调查。

这里看到边区里居民流动的现象很严重。其

特点：一、流来流去，不出边区，也有流出的，但很少。二、流动的大多是富有者。三、搬家的主要原因是逃避负担和怕小孩子念书。怕还有其他的原因，即边区居民很多是外迁来的，还没有定居习惯，不象老土著“安土重迁”，有的也许因土地种了几年，力薄了，拣别地方的“生荒”去。

搬家，在人民是损失，在总的经济上也是损失。应该想法子安定他们。土地税收制度没正规化，各地轻重不一。这是搬家的主要原因。加上某些区乡干部工作不好，老户欺新户的坏习惯尚存在，更刺动其搬家。

为着使农村生活安定，必须很快的调查土地，制定农业累进税法；负担有定额，农民不致恐慌；到处是一样，无巧可取。同时在今年乡参议会的改选中要进一步地提高乡村民主。老户、新户、穷的、富的，平等地管理政权，不使得有些人有苦无处诉。



## 语必惊人

“语不惊人死不休”——有这样的一句诗。

人脑子是钝的，着力刺他一下，才能划一条深的裂痕，长时期磨不去。

说话作文，目的在引起人的注意。冗长呆滞，听和看的人，在耳边或眼下溜过了，根本进不入脑去，等于不说不作一样。所以，说话作文，定要生动泼辣，有起伏，深刻地说明其所要说的道理。边府党团给边府总支一封信，内有：

### “四、有头有腰有尾

工作：计划做和开始做，是头；边做边检查又边改进计划是腰；做到底，得着结果，是尾。

过去支部工作，很多是有头无尾，有的开头时就没打算要有尾。上届支委和下届支委，可以不要有工作移交；上次计划和下次计划，可以不相衔接，总之是‘从头做起’。

也有：有头尾没有腰的。比如研究施政纲领，做了测验，但没有做‘怎样使党员懂得’，‘要他们提出问题加以解释’的中间工作，所以测验的成绩很差。也有：有头没有尾的，比如审查总务处工作，做出了书面报告，但向上

面一交就完事，不知审查目的，是在改进总务工作，教育总务人员，应该在总务人员中讨论，使他们了解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凡事，不做则已，一做就应向着目的，定要到达。特别须注意的是‘腰’。腰是做的过程，不祇要不断地‘加油’、努力，且过程中常有新的问题，开头不能想到，需要重新计划的。

### 五、眼睛向下，耳朵向下

上千个工作人员，四五百个党员，生活的照顾，意见的收集，行为的考核，不是容易的事，这就需要支部的眼睛和耳朵向各方面张着。

(中略)这是我们同志的眼睛望着天，看不见地下的事，地下不是没人说话，又因为耳朵向上，装做没听见。

边府上千的工作人员，都是为革命来的，对革命很关心。然而我们支部很少反映他们的意见。不是他们没有说或不肯说，而是我们的耳朵没有张向那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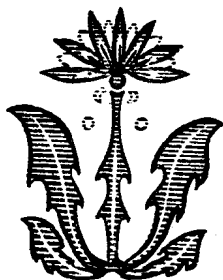
支部的眼睛耳朵不向着党员群众与非党群众，于是党与非党群众的眼睛耳朵也不为我所用了。只看近来失文件失钱的事，层见迭出，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某些人意识不正确，不能预先发现设法防止，就可知道。

今后必须纠正这一倾向。”

“有腰”，“眼睛向下”，“耳朵向下”……这些词句是新鲜的，是合乎人家要说而又说不出的。因此这封信在支部中讨论，得到颇大的成功。他

们记住了这些话，也就能把这话的意义，用到具体的工作中去。

语的惊人，不止在于使他骇一跳，而是在骇一跳之后，能够在他意识里长留印象，在他行动里得到反映。





## 客多于主

一个报告里说：

“志丹县府，去年到现在，有运盐工作团八人，住了四个月；征粮工作团七人，住了四个月；新文字工作辅导团五人，住了三个月；农贷实习团（？）五人，住了四个月。其他临时的不计。

安塞县府同样，有征粮工作团十人，征粮协助队三人，新文字辅导团二人，农贷二人，银行二人，劝储一人，建厅提款一人，粮食局一人，边府派去的三人。”

县里希望上级派干部去协助，事实上也急需去帮助。但象这样零碎的派去，各搞各的，不仅县府得不到多少益处，而且只有感到招待的麻烦。

客多于主，也就容易“喧宾夺主”。人是上级来的，又大都能说能写，什么事都代替了，又并不一定都代替得好。而且以后甚么工作都非来工作团不可，限制了县区乡工作人员的能动性。

应该改变这制度：把一些强的人员固定地派下去，在那里当秘书、科长、科员、助理员之类，以充实各级政权机关。当然，不是说任何事不应派工作团去。